

發言稿

地方生活的意義性與全球化： 心動的美學、倫理和詩意

林秀幸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們今天要講族群的場域跟《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的關連。我常在想，我們每天都在抉擇，我們要這樣那樣，我們是要整天為了「事業」出來混呢？還是在家跟小朋友聊天？這都是一個抉擇，譬如說我女兒今天就說：「媽媽，拜託你不要去」。我說：「不行耶。」（觀眾笑）那又說「你晚上要不要回來陪我？」我說「又不行耶。」這些都是一個抉擇。要這樣做或那樣做，都是我們心裡在當下做出的判斷。剛剛黃老師給了我們所有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時代下的問題，從非常大的scale到非常小的scale，我們每天會遇到的；如果說這些事情看起來和我們每天遇到的好像沒有關係，不管是金融風暴或是其他。但是我們每天的判斷也會決定它是否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行動者。所以我們的「心」怎麼想？到底什麼時候會「心動」進而行動？決定我們這樣做或那樣做，其實是非常關鍵的。我的意思是你每天的判斷進而作為，都會影響「全球化」在你身上的作用。因此面對全球化的種種力量，這個「主體」的判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接下來我就要講到倫理的問題。一個倫理、美學和意識形態與認同的問題。

一、「服貿」協議的中國性與全球性

剛剛黃老師提到說，什麼叫做新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個社群結構變異的問題。我們從過去的地方到國家、到全球化，這種社群感的改變。還有交通工具的變異，比如剛剛黃老師講到，網際網路，這些愈來愈抽象化的溝通方式，改變了我們作為「人」的一種時跟空的組合。因此我們因何心動，也會隨著社群感、時空感而改變。譬如說我過去從來不會去注意法國哪位演員是否從一個法國人變成俄國人。可是我現在就會注意了，因為新自由主義再加上媒體型態的改變。因此我可能就花了 10 分鐘去看了這個新聞。我們每人一天只有 24 小時，睡覺就要扣掉 8 小時，其他時間還要吃飯、坐車等等，剩下的時間，你要怎麼花？你會花時間去想什麼？看什麼？做什麼？所以當你的時空感改變了，你因何心動的對象也改變了。這就是我要談論的主軸。

那和中國的「服貿」協議的紛爭，在這樣的框架下，也牽涉到我們因何心動的問題？包括我們的恐懼跟希望。就是說我們害怕什麼？我們期待什麼？這些都牽涉上述所謂美學、倫理跟意義性的問題。因為我們今天在客家學院，是要在族群的立場上去談這個問題，那如何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跟剛剛那些議題產生對話。也就是族群的場域跟時空構成如何和全球化與中國市場互動。

先來談「服貿」協議的中國性跟全球性的問題。剛剛黃老師有提到說，這次的「服貿」協議爭議，有些人反中卻不一定是反自由化。不過我現在要用我的觀點來為這樣的提問多一個思考的面相。我認為恰恰是「中國性」更加強了我們所敏感的全球性的擴張與流動的影響力。我的意思是說，這兩者不是相悖的問題，不會因為我們反中國不反全球化，就表示了我們的主張限定在政治偏好。我認為恰恰因為它的中國性讓全

全球化的擴張性在臺灣更顯得張牙舞爪。剛剛黃老師也提到說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就是愈來愈抽象的社會結構跟社群界線的弱化，這些就是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特徵。而我認為恰恰是中國因素讓這兩個特性更加強力的展現。怎麼說呢？譬如界線的弱化，因為中國性而更加快速發生。還有抽象性也是一樣，如果跟中國不再具有界線的話，那我們人的流動是更快速的，因為語言跟某些東西的類同性。所以它的 scale 的擴大是更快的，比你跟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貿易會更恐怖。譬如說我們跟其他國家還有一個語言的隔閡，如果沒有語言的隔閡，那 scale 的擴大跟流動是更快速的過程。所以它其實因為中國性，而更加劇我們對於全球性所恐懼的那些面像。所以我要說，反中其實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下會更快速達到的那個狀態，流動跟擴張性所加強的那個抽象性，讓我們日益行走在更高速的結構網絡裡頭，就是剛剛黃老師提到的那些面像。

二、界線的弱化和抽象性

我現在要提的兩個概念其實也是剛剛黃老師講的，即，界線的弱化和抽象性。我們講了那麼多新自由主義，這些就是它最主要的特性，譬如金融資本的擴張，這些都是交換物愈來愈抽象的情況。那麼它對於族群和國家，影響最大的首先就是界線的問題，一旦界線弱化，交換場域擴大，抽象性隨之而來。但是討論界線的問題，如果只停留在 Barth 的話，那一點意義也沒有，因為太無聊了。所以一定要談界線的問題，但是又不能只限定在 Barth 的那個概念裡頭，在 Barth 的概念裡，界線只是讓我們區辨我跟你，我是誰、你是誰、一個政治效應這樣。其實我要談的界線它有更多的、更豐富的意涵，甚至牽動整個倫理、美學跟意義性的問題。這三個是我等一下要講的，就是界線它是一個縫隙，界線

是每天生活場域的一個 limit。

三、男子性的詩意：克里特島上喜歡偷羊的 Ida 人

首先我要談一下希臘的克里特島山上的一個民族誌，Michael Herzfeld 的一本書。Michael Herzfeld 有一本書叫做 *The Poetics of Manhood*，就是說人觀的詩意。克里特島屬於希臘，但是它是一個外島，那克里特島作為一個希臘人，但是它又介於歐亞洲際的中心，然後跟中東這麼近，那裡的人到底他在想什麼。這本書是我最近看過最精彩的一本書，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本書主要談那裡 Ida 山上的人的詩意是怎樣建立起來的。Ida 山上人最主要的特點是會偷羊，喜歡偷羊，看上你的羊就會去偷，通常是晚上進行。然後他偷的羊也不是拿來賺錢或是幹嘛，而是用來炫耀「我的羊群愈來愈多」。他偷你的羊，你有沒有可能恨他呢？照當地人的美感經驗，如果他偷得非常巧妙的話，你會跟他成為政治上的同盟。因為他覺得你太厲害了，竟然偷得到我的羊。所以他偷羊純粹是為了炫耀他的才智、判斷力和勇氣。

譬如說，有一次有一位基督徒要說服我轉宗基督徒的時候，我就跟他說這個故事。雖然我也承認主是一個很偉大的神。但是作為一位人類學徒，我們可以欣賞的尺度變得很大，譬如這裡的偷羊。但是在主的領域裡面如何會允許偷呢？對不對？我之所以要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偷羊」這麼爭議的事，只有當地人才會欣賞。你如果越過一個場域就沒辦法欣賞，而成了一個犯罪的行為。就像希臘本島人很害怕 Ida 山上的人，一想到那地方來的人就覺得很恐怖，為什麼？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把槍。我的表弟正好在那邊住了一年多，他說真的是這樣，每個人手上都拿一把槍，把鬍子留那麼長，全身黑黑的，你看到就會害怕。

可是，我的表弟也說，他在那邊一年多，每天晚上出去晃，竟然沒有發生過事情。同樣地，本書作者 Herzfeld 教授也說，希臘內地人那麼恐懼他們，覺得他們很可怕，可是事實上，你只有在雅典會被搶，你在那邊卻安全得很。所以只有在地人會欣賞他的偷羊，為什麼他要偷羊呢？這是有風土脈絡的。當地人覺得那個地方完全種不出東西來，所以有一個故事說，他們跟上帝抱怨，「上帝啊，為什麼你給山下人那麼多平原？給我們那麼多石頭呢？」上帝就說：「我給他們平原是叫他們耕作阿，我給你們石頭就叫你們當小偷阿。」所以不是很好嗎？他們喜歡講這個故事，他們當小偷是有道理的。他們喜歡說：「我為什麼當小偷呢？因為其他人都比我們吃得好，譬如說平原的人都吃得比我們好，希臘那邊內地人都吃得比我們好，土耳其人也吃得比我們好，誰都比我們吃得好，所以我們當然要偷他們的東西。」

這個民族誌顯現出文化是建構在 insider 和 outsider 的界線張力上，所以界線不是只有在 ascribe the political position，不是只有給自己一個政治身分而已，而是它的文化就是在這種 insider 跟 outsider 的縫隙或夾縫中去建構的。如果沒有界線，如果我們整個世界被高速的網際網路夷平的話，我們根本沒有界線，這就表示我們根本生產不出文化，講簡單一點就是這樣。講細緻一點就是，這個界限給了它一個 tension，當我區辨我跟你的時候，這個 tension 就是我的文化建構的一個動力。因為有這個 tension，我就要去協商，為什麼？我不得不承認說我是一個 Ida 人，而我也還是一個克里特島人，我要承認我是一個克里特島人，又得承認我也是一個希臘人，我承認我是希臘人，我也要承認我是一個小亞細亞人，或是歐洲人，而就在這之間搖擺和抉擇。所以這些東西都構成一種張力，人在一種張力之中才會去建構某些東西，因為他要 negotiate（協商）那些張力，所以它的文化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在上面的例子中，在這些張力中 *negotiate* 表達出來的樣態，其實就是它的偷羊文化。也就是說在偷羊裡面表現他的勇氣跟智慧，也是他的詩意。為什麼？因為當地人總是表示我很餓，肚子很餓，所以我要偷羊。「我很餓」這件其實說了很多事情。他們在結婚的時候，不烤肉只能煮肉，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結婚時那些肉都是偷來的，如果烤的話就會冒煙，被抓包，所以一定是要煮肉。他們會跟你說：煮肉比烤肉好吃，而且偷來的肉比你所養的更好吃。為什麼？因為他們說偷來的肉是不用經過秤子秤的，不是買來的肉，買來的肉要經過秤子，沒有經過秤子秤的才是好吃的肉，因為更接近自然？需要經過秤子的都是文明人那套，包括賺錢。他們認為你賺錢沒有傷害別人嗎？當然有啊！你今天比較有錢，其實是從別人身上奪過來的，雖然說我偷東西但是比做生意高尚。你們只用腦袋花言巧語，我用身體、巧智，趁月黑風高的時候，比你更接近自然。因此我偷羊的道德比你高超。他們在這過程中去發展它的文化建構跟詩意、它的價值。當地人對價值的區辨以「有意義」和「沒意義」來分。

這其實是要教我們，做民族誌的時候，你覺得什麼東西有意思、什麼東西沒意思，那才是關鍵。你問人家說「Hello，你覺得什麼是重要的？」人家幹嘛回答你，就像小學生作文幹嘛跟你說實話一樣，對不對。你要從他的言談之中去發掘他們覺得有意思的東西。就是說這件事情有意義嗎？也就是說，你要去判斷它的價值在哪裡。當地人完全不看重墨守陳規。他判斷你這個人，就是說在各種情境的脈絡底下，你的判斷，和你的展演。如果你做出一個好的展演，那他們就很 *appreciate* 你是一個能人，厲害的人。也因此當地人很少用形容詞，都用副詞；他們最看不起照表操課的人，我們大部分的人在那邊都會被歧視。

四、新竹客家村落的閩雞：小社群的文化建構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在那種小的 scale 的社群，他可以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希臘人跟作為一個 Ida 人之間的張力的時候，他才發展出他的倫理、意義性跟他的美感的問題；如果沒有界限的話，他不會發展這些東西。那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篇文章，各位有空可以去看。在我們這一帶，尤其是新竹這一帶的閩雞的比賽，飼養閩雞的人都會跟我說，為什麼他們可以一直養、一直養，養到現在，它跟賽神豬不一樣，神豬大概都已經委外了，就是 BOT 了這樣（觀眾笑）。但是閩雞到現在，都還是在家戶內完成的，那些養閩雞的人都能夠周而復始，每一年都養，是因為他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多有意思？各位可能要去養一養才會知道。你們要知道，閩雞就是活著時候就要拿去廟裡面秤，秤了之後再帶回家裡把它殺掉，殺掉之後還要獻祭。獻祭完還沒完成，你如果是得獎的人，得獎那天還要請你的親朋好友來吃這個肉，所以說它必須要在某一個界線、小範圍裡頭，它才有辦法進行，不只是一個儀式，還有一整個社群感建構的意義性。

而且，什麼叫做閩雞呢？就是說，一隻雞是雄雞，那為什麼要閩？是因為...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小朋友（指學生們）大概都不知道。就是，雄雞是很難吃的，因為雄雞的肉是黑的，不好吃，因為雄雞把力量都花在求愛上面。牠年紀到了就要求愛，那求愛就要打架，所以通常會啄得全身是傷，甚至會死掉。這對一個飼養者來說，是不利的，因為如果牠雄性發作的話，全身肉是黑的，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啦。還有牠可能整天追逐打架，所以不會長肉。那閩雞是不是就解決一切呢？其實閩雞是一個技術。

據說你如果閩的不好，那隻雞會死掉，因為牠喪失雄性的生命力，

所以闔雞是一個高度技巧。他們說闔十隻雞，有兩隻是會死掉的。如果不小心留了一顆在裡頭就叫水雄牯，那種雞會長的更好。那餵養的人會很清楚地知道說，你如果把牠弄得太過於馴服的話，那隻雞其實是會死掉。所以為什麼在飼養這隻雞的時候，有些人可以餵養到最大、有些雞會死掉，原因就是他可以拿捏到 *nature* 跟 *culture* 之間的「眉角」（臺語）。也就是說，他不能讓牠太 *nature*，那會不長肉；也不能太 *culture*，因為牠會死掉。所以他養一隻雞，必須要有高度的手藝。所以我要說的就是，當地人透過養雞這件事情，他其實在體會 *tens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而且，一隻雞從雄性發作、轉化、到被獻祭，成為社群的一個 *symbol*，一直到分享到每個人的身體裡這件事情。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從一個非常生物性的存在轉化成為一個社會性存在的一個比喻，一個 *metaphor*。所以透過養雞、獻祭再分享的過程，其實是在完成個人從非常 *nature* 的存在變成一個社會性的存在，最後變成一個 *culture* 的存在。所以透過這個過程，不管你是養的人，或是觀賞的人，都一併被含在那樣的一個文化建構裡頭。

這只有在小社群裡頭才能完成，為什麼？當界線把你的生活場域圈限在那裡的時候，當然不是說完全的圈限啦，就是說你要圈限多少在這裡、多少在外面，那都是你自己的判斷，所以這是倫理的問題。所以你只有在真正摸到雞的體溫，跟吃到肉的時候，才能真正轉化掉你身體的血跟肉的生物性存在。那無法靠文字跟網際網路來達成。所以在我看來，它就跟很多部落裡面的成年禮一樣，它只有透過最實際、具體的、非常野性的一個存在，慢慢地轉化的過程，個人 *nature* 的 *existence*，才能轉化成為 *culture* 的 *existence* 或是 *social* 的 *existence*。這大概是我在那篇文章論述的，那放到這裡來講，就是說界線的弱化可能會把這種可能的轉化機制，這種文化性的轉化機制跟存在感一併消失。

五、代結語：「服貿」 vs. 倫理

這是一個意義性問題，也是一個倫理問題。就是說，你要花多少時間在這個場域裡，進行這種文化建構，這是一個倫理的問題；你要分配多少時間在體會這種存在感的轉化，這也是一個抉擇的問題。那界線的喪失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文化建構的一個喪失、意義性的喪失，還有倫理的缺乏、美學的失落。那什麼是美學？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我怎樣把一個羊偷得漂亮？我怎麼養一隻雞？我怎麼樣在我的敵手來時巧妙地騙過他。回到我們這個論壇的 topic，其實「服貿」帶給我們的等於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加速版。因為你跟對岸的語言上的類同性，或是其他某些東西的便利性，更加速地嚐到新自由主義跟全球化所帶來的效果，包括界限的弱化跟抽象性。而這對於我們，不要只說地方生活，地方生活只是一個表徵，我們人從一個非常生物性的存在到社會性存在、文化性存在這個過程、這個本體論轉化的過程當中，我們會喪失了什麼。謝謝。

參考文獻

Herzfeld, Michael, 1988, *The Poetics of Manhood: Contest and Identity in a Cretan Mountain Vill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